

庄户百姓唱大戏

吴东林

须具备的素质。就说村里排演京剧《沙家浜》吧,过去也没听说村里人谁对京剧感兴趣,可他挑出来的演员,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,一招一式还挺像个样子。

进村里的文艺宣传队,是大家都乐意的事。有的是爱热闹,有的是喜欢文艺,但最重要的是,每天不用去地里干活就能挣十分工。你不得不佩服吴老师的眼力,他挑出来的演员整个大戏下来,个个演得是有模有样,还在县里拿过奖状。就说演郭建光的吧,英俊潇洒,国字脸,浓眉毛,唱起来还真有点谭派的韵味,特别是他嘴叼着手枪翻跟头的绝技,最能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。演刁德的演员,我们都叫他“老白”。老白细高挑儿,大眼睛,爱留两撇小黑胡,平时的穿戴就像个知青。在《智斗》一场戏里,他手里夹着一支烟,眯斜着眼睛,一脸的阴险狡诈,把个刁德一演得是活灵活现。阿庆嫂的扮演者是两个,这是整出戏里唯一的一对AB角。我想,可能是这出戏里阿庆嫂的戏份重,一个人盯不下来的原因。A角的阿庆嫂就是我家东邻的一个姐姐,大家都叫她翠英姐,我们两家就隔着一堵不高的土墙。她特别爱唱,原来没入宣传队的时候,她早晨上工回来,从北屋拿洗脸盆到东屋厨房打洗脸水,都要在院里唱个来回。每到早晨我放学回家,只要是东院一响起歌声,那准是翠英姐要打水洗脸。演老旦的演员不是太好找,那沧桑浑厚的嗓音条件,是一般女孩所不具备的,所以物色沙奶奶的扮演者,可是费了一番周折。扮演沙奶奶的姑娘唱的还是挺有老旦的味道,就是性格内向,爱脸

红。记得在排《军民鱼水情》一场戏的时候,郭建光有一句唱:“你是革命的老妈妈。”唱这句的时候有一个动作,就是郭建光和沙奶奶两双手要紧紧地握在一起,就是这样一个个动作就反复排了好多遍。一握手,沙奶奶就躲着笑,脸羞得通红。那个时候嘛,不像现在,思想保守一点也不奇怪。

要说这排大戏,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道具和背景设计很复杂,做道具的这人手特巧,会刻章,会拔牙,搞一些民兵展览的模型可以以假乱真。《沙家浜》这出戏里的所有道具,长枪、短枪、大刀都是他做的,逼真极了。还有后边的布景,芦苇荡、春来茶馆、刁家大院等等制作,也都是出自他的手。再说乐队,也都是村里的人。拉京胡的叫建国。他拉的很有水平,比县剧团里的专业人员一点都不次。拉二胡的是我们小学的班主任老师。鼓师,当然就是我们的“土导演”吴老师了。现在想来,这民间的潜力可真是大有可挖。看如今央视的《星光大道》,推出多少百姓明星呀,这个节目要是再倒退几十年,我们村里说不准也会出几个百姓明星。

《沙家浜》这出大戏排了大概有半年多,排完了以后,还让县文化馆里的专业导演给指导了几次。在村里有机会了就唱几段。比如,村里开大会了,要看看排练的效果,他们就过去唱一折,有时候唱《智斗》,有时候唱《朝霞映在阳澄湖上》。到了年根儿底下,是要跟全村的老百姓搞一次汇报演出的。记得那一年刚过了小年儿,宣传队搞汇报演出。下午就开始在学校操场上搭台子,还没到擦黑儿,院子里的凳子、砖头就摆满了一大片。到了晚上,舞台两边柱子上的两盏大汽灯滋滋地冒着白光。鼓板一响,大戏开锣。这些演员们都是整天见面的村里人,出场一个,下边就拼了命地鼓掌,台上唱,一招一式还真不含糊,台下

掌声也是此起彼伏。在大家热情正高的时候,突然出了一点舞台事故。那是在第四场《智斗》里,这场戏最好看,大家都期待着精彩戏核儿的到来。也许是那几天紧张排练的缘故,二肥哥——也就是胡司令的扮演者,突然嗓子发不出声音了。胡器儿也停了,舞台也晾在那里了,下边的观众哈哈大笑。当然,这笑声没有一点起哄的意思,就看这戏是怎么演下去。救场如救火,这个时候凸显出了团队精神。当时导演正着急的满脸是汗,扮演郭建光的演员走到台上,他示意乐队继续,也示意胡司令只管比画着做动作,他在后台唱反串黑头。于是鼓板、胡器儿又再次响起,“郭建光”背对着观众,唱着胡司令的词,完美地把这场戏演了下来,赢得了现场观众一次又一次的掌声。

我曾经问过二肥哥,问他还记不记得这次舞台事故,他说,真的记不清了。看来,他是只记住了过五关斩六将,走麦城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每每想起当时的情景,总会涌起一些感动。那时的日子尽管清苦,但是他们那种阳光、快乐、热情和青春的朝气,时时感染着我们。他们热爱生活,歌颂生活,追求快乐,才会使生活充满了阳光。

其实生活的真实,就是追求幸福快乐的过程。而住得好了,吃的好了,生活富裕了,仅仅是幸福生活的一角,涵盖不了幸福的全部。真正的幸福快乐,就是从心底里去热爱生活,拥抱生活,歌唱生活,享受生活的乐趣,这样才能拥有一个快乐的人生!

(作者单位:邢台市公安局)



往事追怀
本征文欢迎配发照片

破阵子·特警

刘秉霖

怎惧风云变幻,
几经火海刀山。
十数载枕戈待旦,
一旦夕攻坚克难。
为民难寝安。

历经寒冬酷暑,
不变赤胆忠肝。
万丈豪情平寇逆,
哪怕干戈起硝烟。
丹心照家园。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
公安局邯山分局)



诗词欣赏



“父亲像一张弓,蓄一生之势要把孩子射出大山;而我像支箭,一头扎进泥土里。”这酸溜溜的句子,像为我量身制作。瘦巴巴的老爹,一次次用力拉满,把我射出,结果是,射出,栽下,再射出,再栽下。而我,是老爹眼中的泪。

小时候,我自作聪明,总是想法设法逃离老爹的“魔掌”,虽屡屡失败,且屡屡不改。九岁时,老爹让我写日记,还要亲自检查,并且郑重其事地列出三大好处——长文采、练毅力、长知识。可我看,只有三大坏处——不能玩、太辛苦、还挨骂。于是,聪明的我眉头一皱,计上心来,郑重告诉老爹:老师让我们写日记,每天还收日记本。干净利落,彻底切断了老爹的检查之路。从此,我着实自由飞翔了一阵子,直到不久之后,老师的一次家访,老爹有意无意探了底,穿了帮。当天晚上,我的屁股就开了花。之后,我被老爹无情地一把按在桌子上,天天绞尽脑汁编日记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一天天长大,力量也一天天地增强,战斗形势逐渐向有利于我的方向转变。初中时,我离开村子,到三十里外的镇里上学,摆脱了老爹严密监视,畅享自在生活。我和数学仿佛天生有仇,每次上课,就像吃了瞌睡药,哈欠一个连着一个。为了远离讲台上的枯燥,我优哉游哉迷上了小说。可是,一次数学考试得分59,偏偏还得老爹签字……我硬着头皮,采买一边,老爹的脸像霜打的茄子,又黑又紫。不知道为什么,老爹怒视良久,竟然没有处罚我。从此老爹就添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,每月不定期到学校刺探我,每次想起,我就毛骨悚然。于是乎,只好咬牙切齿啃书本,成绩一下子就窜在了前面。

老爹胜利的高峰,是在我入学高中时,哲人般制定了高中战略指南:要把平时当成高考,把高考当成平时。并且往学校跑得勤了,几乎每周都要把我从学校里揪出来,在门口的安饭店点上几样小菜,安慰我的胃,提动我的神经。于是,我的成绩在老爹的监督下还是不错的。

老爹的滑铁卢是在高考之后填报志愿时。老爹说,高考成绩不错,想让我报军校,不仅可



以把我这根豆芽菜炼成才,还可以实现他老人家引以为憾的军人梦。可我就是不情愿,我不明白,凭啥我的青春你做主。于是,任凭老爹千叮万嘱咐,我却我行我素,愣是给青春做了把主。老爹弯下瘦腰,一声叹息。

由于父亲的日益苍老,也由于我的青春鼎盛,回头看,在倔强的青春里,如果说获得了一种叫成长的东西,那都是凭借了憨憨的老爹苦苦的付出,支撑了我的脊背,最后蜷缩在儿子愈来愈长的背影里。从此明白,老爹是首悲壮的诗。

(作者单位:保定市
公安局白沟分局)

前些日子回老家,刚进村口,就碰上了二肥哥。二肥哥人长得胖,嗓门也大,老远就喊:“兄弟回来了!”我开着玩笑应答着:“是呀,胡司令,你又胖了不少啊!”

我喊二肥哥“胡司令”,并不是说他真的姓胡,而是因为小时候看他扮演《沙家浜》里的胡传魁而开的玩笑。

看到他,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小时候村里的宣传队来。说起他们演戏,可是真有的说。小时候我们村的文艺宣传队是小有名气的。别的村的文艺宣传队都是排个小节目的农民,像表演唱呀,快板书呀,三句半呀。我们村里除了排这些节目以外,还能排整出的大戏,而且从导演到演员,从舞美到乐队,全都是本村的老百姓。

我们村之所以能排大戏,主要是村里有一个“土导演”——他是我们一个街坊。当时他也就是一个下地干活的农民,可村里人都喊他“吴老师”。吴老师在文艺方面什么都会一点,但都不是很精,比如他会拉二胡,但是他拉出来的声音听起来疙里疙瘩的。他识谱,可哼出来的调调,跟原唱一比,总觉得不是太准确。不过,他当导演还算是有力量的,尽管他的动作夸张可爱,但是演员的理解能力很强,把他的动作转换到演员身上,就优美舒服了很多。再有,他挑选演员还是很准确的,这是一个好导演必



@警花娜娜

【哪些情况需要开启车灯】1、傍晚时分天色稍暗时可开启示宽灯;夜间行车应开启近光灯;2、雾天天气,能见度不算差时,可开启示宽灯;能见度较差时,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;3、隧道行车,近光灯即可,切忌开启远光灯或雾灯;4、地下车库,开启近光灯。

@我是警察

【小心“借打手机”诈骗】在车站、餐厅等人口密集地,会有人称其手机没电向路人借打手机,并愿将自己的手机暂时押给对方,骗子接电话后,越走越快,等你回过神来,再仔细看押给自己的手机——模型手机!警方提醒:不要轻易将手机借给他人,如有特殊情况,请不要将其脱离视线范围。

走近妈妈的玉米地

张顺刚

远远地看到妈妈那
快熟了的玉米地
个子大都像一米八的小伙
头顶上插着戏装上的小旗
咋像通信兵的天线
一个一个
严阵以待
昂首挺胸
真枪实弹
好似一次检阅
专候一位将军的到来
那气势在月圆的时刻
一粒粒饱满的准备好了冲锋似的

我暗自称赞妈妈的能耐
怪不得天外高歌
“风景这边独好——”
我幸运
回来之前
备足了思乡情
要不然
我不知道
匆忙的脚步
倏然靠近这样的阵容
你说
该咋办

(作者单位: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)

念师情

王红心

讲课意境深深吸引,全神贯注地听着每一节课。下课后,同学们意犹未尽,常常把王老师围住,不停地问这问那。因为我们有这么优秀的化学老师,所以同学们没有不喜欢化学的,化学成绩自然都比较

好。一年之后,王老师到教务处工作,我们就再也没听到他讲课。但每每在校园里遇到王老师,内心总会升起特别的敬重和感谢。

至今,我依然记得1988年7月,在沧州一中礼堂里,墙上张贴着高校招生简章,参加完高考的录取通知书,我兴奋得拿着录取通知书找到就在学校附近居住的王老师家,向老师报喜。王老师的家是平房,家中摆设非常简陋,院

子里摆放着一张小桌,桌上摆放着象棋。王老师闻声笑着走出屋来,坐在小桌旁边的凳子上,他依旧穿着那件洗得褪色的棕色衬衣,边笑着指着身旁的女儿说:“我女儿,叫王红,跟你差一个字。”临走,王老师叮嘱我:“好好读书!”

参加工作之后,我喜欢写作,喜欢从事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社会教育工作,从这一点说,与王老师所从事的事业是相通的。我日复一日地忙碌着,却很少去看望恩师。有一次,我骑自行车去报社投稿,路上遇到王老师,他关切地询问我工作的情况,尤其是关爱青少年成长方面的具体做法,并且对预防青少年犯罪提出了创新的思路和很好的建议,那时,我得知王老师时任沧州市政协常委,对加强农村中小学教育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建议。那一次路边聆听恩师的教诲,使我深受启发和鼓舞,感到自己所做的特别有意义,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,脚下的步子更坚定了。

2001年教师节前,我带着孩子去家里看望王老师。仲秋的夜晚,天气十分凉爽,当我敲开老师家的门,迎面站着的正是恩师——王乃

奎老师,他依然精神矍铄,目光如炬。那一次的畅谈,王老师讲到青少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、德育教育,讲到职业规划,还讲到青年教师的幸福感,不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也在我幼小的心灵烙下了美好的印记。

近两年,每到教师节、春节,我都去看望王老师,可是,他已卧病在床,生活不能自理,不能说话。当他看到我时,竭力地张着嘴,想说却说不出,那期望和喜悦的目光至今仍常浮现在我脑海……

王老师走了,在这收获的季节离开了我们。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,他的一生正是这样的写照!事业终无尽,人生却有涯,回首应无悔,更有继来人!纵使时光流逝,您高大、淳朴的身影在我们心中永存!

愿天堂里的王老师安详、欣慰!

(作者单位:沧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)



感怀



李智杰 作

(作者单位:唐山市公安局丰南分局)